

明知是毒，却让你欲罢不能地中毒……
谁都有秘密，那些秘密就像鲜艳瑰丽的罂粟，

爱他

请藏好你的

纳兰若夕
MALINROXI 著



纳兰若夕 谭天

联手出击

开创世界文库新格局

《爱他，请藏好你的秘密》——她眼中的“80男”
《爱她，请藏好你的秘密》——他笔下的“80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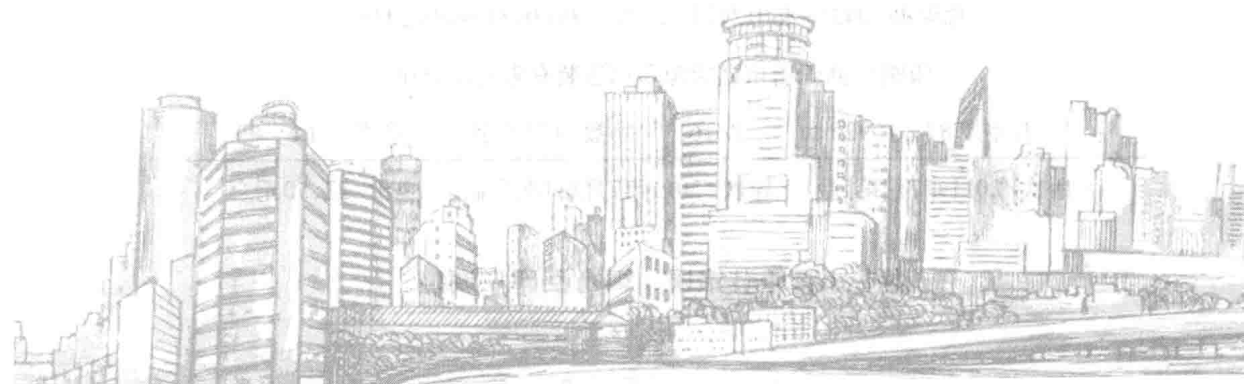
爱他

纳三若夕
NAN SAN RUO XI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请藏好你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他,请藏好你的秘密/纳兰若夕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87-3621-2

I. ①爱…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0708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赵岩

策划统筹 鄢福路

特约编辑 朱新开

装帧设计 阿木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授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爱他,请藏好你的秘密

纳兰若夕/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印刷/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mm 1/16 字数/170千字 印张/14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5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引子：谁都有秘密	01
第一章 潜规则蔓延	03
第二章 全世界在暧昧	17
第三章 小三上门了	26
第四章 捡到个妖孽	36
第五章 狭路竟相逢	48
第六章 如果你还记得我	64
第七章 相聚天方夜谭	93





目 录 contents

- | | |
|---------------|-----|
| 第八章 来不及后悔 | 105 |
| 第九章 没有擦肩仍错过 | 122 |
| 第十章 无从安慰的悲伤 | 142 |
| 第十一章 有多少爱可重来 | 160 |
| 第十二章 地狱的隔壁 | 181 |
| 第十三章 纠结为何总相伴 | 193 |
| 第十四章 天堂的来信 | 206 |
| 后记：爱他，就藏好你的秘密 | 217 |





引子：谁都有秘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一个嗜烟如命的女人。

或许，是从打开那个盒子的那一天。

这本就是一个充满秘密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恨不得一直藏在肚子里，不见天日。我们把它装在一个个盒子里，小心藏着，自己都不愿去触碰一下。

是的，那是禁区。你的，我的，他的，我们每个人的禁区。

可是，我爱你。

我愿意去爱你的全部。

什么是你的全部呢？

我不知道。

所以，只能打开那个盒子，你紧紧锁着的那个盒子。

当我紧紧藏着自己的盒子却试图打开你的盒子时，就知道是错。可是，总有些人会被这些盒子吸引，它们盛满了各种各样的秘密，那些秘密就像是一朵朵鲜艳瑰丽的罂



粟，明知是毒，却心甘情愿中毒。

因为这些秘密的所有者是我们所爱的人——

家人，情人，朋友。

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不是吗？

所以，一个又一个盒子被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秘密被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那一刻，突然发现，那些藏在盒子里的东西我们根本承受不起。

可是，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从打开盒子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没有回路了，谁也没有魔力把它完好无损地收回去，把那些跑出来的东西填回去。

只能走下去，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尽管，前面已经无路可走。

带着这些沉重的盒子上路，你，累了吗？



第一章 潜规则蔓延

妖精许静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踩着钱追求理想的，一种是拿着理想换钱的。没钱就别谈理想，没理想也换不来钱。所以不能鄙视有理想的人，更不能鄙视有钱的人。

所以，当有钱人卫东捧着玫瑰花再次出现时，我头也不回上了他的贼船。这条船能踩多久，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既然不敢保证爱他一辈子，当然也不能如此勉强他，爱情还是两厢情愿比较好，否则就是强奸。

或许在某一天我会强奸一个男人，却断然不会强奸我的爱情。

于是在有钱人卫东的圈养下，继续兢兢业业写着我的小说，赚取为数不多的稿费给自己买花戴。

许静管这叫矫情。

我就是矫情，怎么了？！

电话尖锐地响起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卫东这些

天出差不在家，只有我自己，除了“噼里啪啦”的键盘声，整个房子都是安安静静，手机已经基本退化成了闹钟。

许静那女人在电话里“噼里啪啦”一阵吼：“凌蓝，你丫要是敢告诉我你还死在被窝里我就过去把你小样儿的给剁吧剁吧扔海里喂泥鳅。今天不是约了那个安导谈剧本嘛，你到底还能不能死过来？”

“啊！”我猛然想起来这件事。

前段时间，听说圈里某个哥们的剧本以百万天价成功签约某影视公司，当时我就被那个百万天价砸昏了，这年头，谁还能跟钱有仇啊！所以，我也赶紧折腾出一个自认为可以小百万的剧本，折腾完才发现收小说的那些人都不要剧本，而要剧本的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个旮旯里猫着呢。

正着急上火的时候，许静那女人踩着她那双十寸的红色小高跟儿塞给我一张名片，恶狠狠地吼了句：“凌蓝，你丫不成功就给老娘成仁了吧！”

正想跟她掐，可是一看那张名片就乐了，上面烫金大字写着：XX电影公司——安嘉和导演。

安嘉和？

我情不自禁想到电视上那个一手拿着手术刀笑得像尊菩萨，一手挥着老拳像个黑社会的变态男人。

许静撇撇嘴就想往回夺那张名片，我连忙一把又抢了回去。

管他安什么和呢，这一刻，我仿佛看见无数银子在向我招手，笑得巨喜庆。

和安导演约在后海的一间酒吧见面，时间就是今天中午。

墙上的挂钟“铛”地响了起来，已经中午1点了，我急得拿着手机上蹿下跳的，一下子就慌神了，语无伦次地问许静：“那个安导是什么样的人啊？多大年纪了？我穿什么衣服比较好啊？要走时尚路线还是知性路线还是可爱路线啊？”

许静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突然惊天动地地吼了起来：“凌蓝，你大爷



的，你丫是去卖剧本又不是去卖身，还有完没完啊？”

我一想也是，激动个什么劲儿啊，好歹咱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不就是见一小导演嘛，我至于嘛！

想归想，动作一点也没停下，心里还是慌得跟一百个小鼓七上八下地敲着一样。急忙刷牙洗脸化妆，又胡乱从衣柜里拿了件衣服，也没仔细看就套身上了，穿了一半才发现不对劲儿，怎么拉链这么奇怪啊？仔细一看差点喷了，靠，我还真会抓，这胡乱一抓都能抓件旗袍出来，拉链是应该在后面的，我给穿前面了，能不奇怪嘛？

赶到后海的时候已经两点多了，许静臭着一张脸站在酒吧门口，我刚从车里钻出来她就狠狠掐过来：“你丫再不过去我就得卖身留人了！”

我瞅了瞅许静，这女人还是一贯的妖精，穿着一件黑色的真丝吊带裙，戴一个都快把脸遮起来的墨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小明星出来体验生活呢。

“市场是讲究供求的，不是有得卖就一定会有人买的。”

许静狠狠瞪了我一眼，吼了句，“德性！”

“还有，海里是没有泥鳅的。”

“什么？”许静摸不着头脑地看着我。

“你不是说把我剁吧剁吧扔海里喂泥鳅吗？我告诉你，海里根本就没有那玩意儿！”

许静这会儿才反应过来，一把掐住我的胳膊吼了句：“凌蓝，你大爷的，我跳河里抓完泥鳅扔海里也要让它们咬死你，丫的。”说完，自己先乐了。

懒得和她掐，就她那战斗力我不是没见识过，要是和她掐上了，估计没个一天一夜都散不了场，第一次见面我可不想放大导演鸽子。咖啡厅里人不是太多，一进门就看见一个男人很艺术的男人坐在靠窗的位子，很深沉很有艺术范儿地喝着咖啡，跟那个“思想者”的雕像一样。

“您就是安导吧？我是凌蓝。”

安导演眼皮也不抬地瞄了我一眼，从嗓子里挤出来一个字：“坐。”

果然是文艺人，连说话都这么文言了，我特崇拜地看着他，乖乖在对面坐了下来。许静也进来了，收敛起刚刚那副张牙舞爪的德性，站我旁边一脸温柔的媚笑，跟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小媳妇一样看着我。被她这么一瞅，我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差点背过气去。她用余光狠狠瞄了我一眼，没理我，笑咪咪地看着安嘉说：“安导，我这姐妹就交给您了，您受累多给指点指点，这丫头平时玩惯了什么都不懂，您可别见笑，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安嘉和点了点头，又继续喝他的咖啡。

许静狠狠捏了我的肩膀一把，冲我使了个眼色就拎包走了。

她不说话还好，好歹我还有点跟大导演平起平坐谈生意的意思，被她这么一说，我心里“扑通通”开始打鼓，一边打鼓一边琢磨，我这是出来卖剧本没错啊，怎么听她这话说的好像是从事某种不良职业的妇女啊！

“咳……那个……安导……我……”

“没事，有事你就说，需要我帮忙的，一定义不容辞。”安嘉和笑咪咪地应承着。

这一说，我心里更晕了。许静这一走，我的气场立马就降了好几个台阶，看来老太太说得一点都不错，我就是一纸老虎啊，一戳就破了。

“别紧张，别怕，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就行了。”安嘉和突然笑得阳光灿烂起来，就像被人一下子点中笑穴一样。

我受宠若惊，外加一头雾水分搞不清楚状况了。

这……变化也太突然了吧！

就在愣神的功夫，安嘉和的脚从桌下蹭了过来，一下下轻轻踢着我的脚尖，手也从桌上慢慢伸了过来。

“你……你干什么？”我蹭地一下站了起来，狠狠踹了他的脚一下。

安嘉和愣了一下，轻蔑地笑了起来，“装什么装啊，要真是圣女的话，你过来干嘛啊！”

我这下彻底晕了，大脑飞速转着，在脑袋里转了N种可能，最后只有一种可

能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靠，敢情我这是遭遇潜规则了吧？

安嘉和看我不说话了，更加猖狂起来，竟然伸出那只狗爪子摸了我脸一把。

“啪！”

他停止了所有的动作，咖啡厅里诡异地安静了。

“你……你……”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什么我，我告诉你，你给多少钱请多少大牌明星姑奶奶我今儿都不卖了。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动手动脚的，非废了你丫的！”说完，端起桌上的咖啡迎头泼了下去。

“都是在圈里混的，装什么清纯玉女！”

我冷笑起来，一把抓起桌上的包，指着安嘉和的鼻子狠狠骂着：“我从来没和畜牲混过一个圈，自己脏就以为全天下都是黑的，还装什么导演，我要是你都不好意思出来现眼。”

安嘉和的脸青一阵紫一阵的，瞪着我一言不发。

我拎着包，大步冲了出去。

身后，一道冷冷的目光一直紧紧跟着，我以为和这个男人的遇见不过是一个瞬间的事，却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存在原来有那么得可怕。

外面的太阳明晃晃地刺得人眼睛生疼生疼的，明明是夏天，心里却好像塞进去一块冰一样，凉凉的湿湿的。

后海的中午也是那么热闹，只是来来往往的人们没有了平时的精神劲儿，走路的时候透着一股舒适安逸的懒散。抱着包，一屁股坐在湖岸边的花墙上，白花花的阳光透过树叶晒进来。

气急败坏地拿出手机拨了许静的电话：“你丫的是不是脑袋进水了，介绍这么一个神仙给我？”

“怎么了，刚不是还好好的吗？人家那可是一大导演。”



“导他大爷！丫没说两句话就想玩潜规则，你哪儿弄来这么一个骗子？”

“我靠！竟然敢忽悠姑奶奶，丫不想活了吧！你还在后海吗？那个傻×没走吧，别怕，等姐姐过去给你报仇，非废了丫的。”

“得了吧，小心你自己别给人卖了。”说完“啪”地挂了电话，其实我一点也不怪许静，那丫头一直跟小火车一样冲锋在前，给我挡掉不少麻烦，要是没有她估计我小命已经挂了无数次了。就是想和她说说话，哪怕是掐掐架斗斗嘴也行。

“蓝蓝？”一个声音从头顶上响了起来。

我把双手挡在眉毛上，像个小窗户一样看过去，只见一个黑大的身影站在我面前。

“真的是蓝蓝，呵，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那个声音充满了惊喜。

边皓？竟然是边皓！

“你……”我呆呆地看着他，有一瞬间的恍惚。

“怎么了？不认识了么？我是边皓啊。呵，你这丫头，怎么还是这么迷糊。”边皓一边说，一边伸手拍了拍我的头，一副很熟悉的样子。

我的眼睛酸酸的，火烧火燎的，像是烧着了一样，其实心里有一肚子的委屈和三字经想一骨脑甩给眼前这个男人，可他是边皓啊，所以我只能闷闷地低着头，一个字也说不出。

“唉，傻丫头。”边皓温柔地把我抱在怀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

已经有多久没有见过这个男人了？

两年，两个365天，七百多个日子。他像空气一样突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无声无息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11月15日，我的生日，他买了一束很漂亮的花，忘了我回来，抱了抱正在床上睡得像头猪一样的我，就走了。

这一走就是两年，我记得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疯似地找他，恨不得一巴掌把自己拍死，要是知道他会走，我一定不让自己睡成一头猪，可他像空气一样彻底消失了。我差点把那个城市翻过来都没有找到他，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



我要是小屁孩的时候就认识边皓，那藏猫猫大王的称号还有我什么事啊！可人就是这样，当初边皓追我的时候我扭捏了好久不跟他，后来他莫名其妙失踪了，我又开始像望夫崖一样恨不得把地缝都翻过来也要找到他。

直到后来遇到卫东，这段记忆才渐渐淡了，我也终究没能当成孟姜女，没为一个边皓守成望夫崖。可是，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突然就遇到了他。

边皓的眼睛亮亮地看着我：“蓝蓝，一起去喝杯咖啡吧，好多话想和你说呢。”

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心脏揪成一小团，曾经我以为如果再遇到边皓的话，一定会风淡云清一笑而过的，没想到，还是忍不住难过起来。

心里一片兵慌马乱。

努力笑了笑：“不必了，出来太久了，男朋友会担心的。”

边皓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呆呆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疼疼的。他慌乱转过头：“小蓝，其实那次离开，我是有苦衷的，别怪我。”

其实，在他说这句话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他到底为什么离开，而且心里一大堆三字经想甩给他就是因为不甘心。可是，听他这么一提，我突然觉得平静了，好像这个人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路人甲，和我没什么关系了，至于他为什么走又为什么回来这个一直纠结我很久很久的问题，一下子就不重要了。

“都过去了，以前的事我都忘记了。”我淡淡地回他。

突然，我的手被边皓紧紧握住，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急急挣脱出来。

“别这样，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边皓深深地看着我，不再言语。

我急忙拦住一辆出租车，头也不回地上了车，身后那道目光一直紧紧跟着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一切都过去了吧？

深夜12点，电话准时响了起来，是边皓的短信：蓝蓝，乖，别太晚睡觉，我会心疼的。皓。

头又疼了。

那次后海遇见后，边皓的短信每晚12点都会准时响起来，倒也不多说什么，只是发些关心嘱咐的话，我一条都没有回复过，不是不想回他，而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说没有疑问那是不可能的，可毕竟早已事过境迁，有时也会控制不住拿起手机的，却觉得它烫得手疼，便一个字都问不出了。到底，也什么都没有再说过。

发呆的时候，突然被人从身后紧紧抱住。

“啊！”我忍不住惊叫起来。

“乖，别动，让我好好抱抱。”身后卫东的声音轻轻传了过来。

卫东的声音听起来很轻很疲惫的样子，他的头埋进我的颈窝里，带着一股清爽的沐浴乳的味道，像是刚刚洗过澡的样子。

“怎么大半夜的回来了？不是还要去江浙那边吗？”

卫东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整个身子压了下来……

分开大半个月了，我想念这个人更想念这个身体，紧紧抱着他，手攀上他的背，卫东的脸也渐渐没有了刚刚的疲惫，多添了几分激情。就在这时，电话“叮铃铃”响了起来。

是卫东的手机。

手机屏幕上闪着亮幽幽的光，一个名字在上面不停闪着：宝宝。

我的心狠狠抽了一下。想起前几天在网上看的那个段子：说有个女的给老公调试他新买的电话，发现SM卡的联系人里有一个号码的名称存的是：宝贝老婆。这女的心里一阵窃喜就顺手拨了一下，结果电话通了，但她的手机却没响……当时看这段子的时候把我笑得眼泪都出来，现在我一边看着卫东手机屏幕上那个不停晃动的“宝宝”，一边在心里嘀咕，不是我打的不是我打的真不



是我打的……还真他妈像笑话啊！

那……这个“宝宝”是他妈谁呀？

卫东并没理会那部手机，仍然紧紧抱着我，看着我直直盯着他的眼神，叹了口气，从背后抱住我，电话还在锲而不舍地响着，他从我身上翻下来关掉了手机。

想了想，我还是问出了那个全天下笨女人都会问的最白痴的问题。

“她是谁？”

“谁？”

“宝宝？”

“普通朋友嘛，就是一小名儿，大家都这么叫，别多想，乖。”卫东闭着眼，双手揉着太阳穴。

我躺在床上静静看着天花板，心里乱得纠成了一团麻。

“为什么关电话？”

卫东叹了口气，把我抱在怀里。

电话又“叮铃铃”响了起来，这次响得是我的。

转身拿起手机，侧过身打开，边皓的短信再次挤了进来，短短的几个字：蓝蓝，我想你！

不知道身后的卫东有没有看到，只觉得他身子一僵，便转过身睡了，本来想告诉他边皓的事，想了想终究没说，谁都有过去，何必要提起呢！

我也关了电话，没再追问他和那个“宝宝”的故事，或许真如他所说只是个绰号吧，反正人在我身边，管她呢。想着想着，就在他身后轻轻抱着他睡了。

睡醒的时候已经中午了，阳光看起来很刺眼的样子，隔着厚厚的窗帘透过来星星点点的光线，床上空空的，没有卫东的影子，好像他从未回来过一样。连忙起身披了件睡袍光着脚就下床了，打开门便听到隐隐约约的声音从厨房传过来，厨房的案板上放着切了一半的青菜，豆浆机里是已经搅好的豆浆，卫东

背对着我讲着电话，声音很轻很小心地说着：“嗯，下次别闹了。嗯，知道了，我也很想……”

“咳咳咳……”

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着凉了，正想回去却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卫东像是受了惊吓一样，浑身猛地一抖转过身来看着我，脸色很难看，也没接着讲电话了，直接把手机塞到衣兜里。

他这一连串的动作，让我本来放下的心一下子又悬起来了。心里突然变得慌乱起来，那个闪着“宝宝”名字的电话又浮到我脑海里，一丝说不清的阴影瞬间涌了上来。很用力地笑了笑，掩饰着心里的慌乱，瞪着卫东故作轻松地调侃着：“做什么坏事呢？坦白交待，是不是背着我泡妞儿了？要实话实说，不然大刑伺候！威——武——！”

“瞎说什么呢？你怎么起床了，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狠狠白了他一眼：“一睡醒就看不见你人了，害我还以为昨晚在做梦呢。刚刚听到声音过来的，谁的电话啊，没耽误你事儿吧？”

卫东过来刮了下我的鼻子：“你是在怪我昨晚的功课做得不够认真吗？快回床上乖乖躺着去，再多睡会儿，等喂饱你再接着补昨晚的功课。”

“呸！大色鬼！”抓起卫东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笑着跑了出去。剩下他在厨房里“哇哇”乱叫着。

拉开窗帘，闯进一室阳光，外面果然天气大好，心情也一下子变得好了起来，拎起卫东换下的衣服，一件件塞进洗衣机，衬衣，裤子……突然裤兜里掉下几张薄薄的纸片：大西洋影城的两张票根，还有一张酒店签单的信用卡发票。电影票和酒店发票的日期都清楚写着：7月7日。

7月7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9号，昨天晚上也就是8号卫东回的家，那么……7号……

他应该还在外地？